

第四八八冊

博物彙編

藝術典

刺客部

傭工部 刀鐮部

庖宰部 牙儼部

乞丐部

優伶部 傀儡部

娼妓部

(卷)

八二—八三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八七

八八

八九—九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百一十一卷目錄

刺客部名流列傳

周

曹沫

專諸

豫讓

荆軻

唐

車中女子

蘭陵老人

僧俠

盧生

李龜壽

京西店老人

五代

潘辰

周

曹沫

鉏麇

要離

聶政

高漸離

崑崙奴

紅線

聶隱娘

田彤郎

荆十三娘

淘沙子

藝術典第八百一十一卷

刺客部名流列傳

周

曹沫

按史記曹沫傳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切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

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鉏麇

按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按公羊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巳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舂自閭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舂舂爲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桴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噫趨而入靈公望

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噫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吾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專諸

按史記專諸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義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

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來立待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閭閻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要離

按吳越春秋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閭閻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功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會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已沒椒丘訢大怒袒褐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

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是要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尉憲腹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猝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喪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掉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嘗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驪馬馳不及射之聞

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閭閻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閭閻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釣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挫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而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入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訢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豫讓

按戰國策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

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人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捍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癘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于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以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

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

按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韓傀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餽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粗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

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嫪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責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狙詐之誅以揚其名也按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雷山中三年後

爲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雷山中三年後

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剗剗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一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富及母乃自剗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揭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脈而死

按聶政事曲所載與國策絕殊
父仇刺韓王其死後爲政婦名
者一作姊一作母今並存之

荆軻

按史記荆軻傳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之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

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地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于期得罪於秦王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鷯之秦行暴怨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遂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

馳千里至其衰老鬻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便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

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擄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于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開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于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于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髀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搥腕而請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于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

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豈于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君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于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于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曰起舞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斬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撓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蒙嘉曰軻先齊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而荆卿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

高漸離

按史記荆軻傳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者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

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唐

車中女子

按劍俠傳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開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到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迎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何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細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紉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人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

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且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束縛士人臂膊託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崑崙奴

按劍俠傳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絳桃而壁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是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臂前小鏡子云記取餘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犀半掩深宮月應

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日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日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問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指以應十五日之數曾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乘青絹兩匹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大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搥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搥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詎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唯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鸞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日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施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鑊泛漿雲屏而每近絳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

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諫願侍
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
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
負其囊囊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送負生
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
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
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遂密屬錡其嚴勢似飛騰
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
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
家人潛詰認遂曰一品一異之名崔生而詰其事
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
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驛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
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
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
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
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值持劍戟
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
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蘭陵老人

按劍俠傳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
數十黎至獨有老人值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
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
之南入一門大言曰我因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
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
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
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
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

人埋形雜述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
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
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辯
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
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提光電激
或橫若掣帛旋若焱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
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黎歎曰向
試尹胆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
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遠授別日更相顧
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刺落寸餘
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紅線

按劍俠傳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
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伴掌牋表號曰白記室時軍中
大宴紅線謂嵩曰鐘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
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
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
寧以塗陽爲鎮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
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
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姻婭使蓋相
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日我若移鎮山東
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
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
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
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
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
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賊品亦

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
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
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勳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
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
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
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速之禍又
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闥房飾其
行具梳烏鬢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
臂前掛龍紋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
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
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
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諸否紅線對曰幸
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
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
及寢所聞外宅兒正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
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
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
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君復以名
香美味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然心豁於生前
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軍勢擒縱只益傷嗟時
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
屏風軒而躍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
珥塞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合以歸出魏
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
野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
於吞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危邦一入道經五六
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

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賄賂明日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物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症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遠治慶且無疆此即達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僧俠

按劍俠傳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達一僧因與連鑪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衛彈懷劍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食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此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其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數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至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單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九堅焉有頃布筵具蒸饅饅上劊刀子十餘以饘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齋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為此等向今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九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猴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連劍逐之飛

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曰贈絹百匹垂泣而別

聶隱娘

按甘澤謠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會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隱娘乃曰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厥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殺獒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贖若飛鳥也授以羊角匕首刀廣四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

匕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曉時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父又不肯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驚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退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綰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用計殺之望勿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

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漠無形而滅影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蟻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則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剗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後鶴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剗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輓轡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維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以綵絲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盧生

按劍俠傳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

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惡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聊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契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八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傷者亦死某入得乘驕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田彭郎

按劍俠傳唐文宗皇帝嘗賞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自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福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決句求捕大縣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飲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

夜且無行旅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冥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騰捷如此吾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軍馬騰蹕步間人不相觀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欵然已折左足仰而覓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官中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李龜壽

按江行雜錄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追雖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得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藉雖門施行馬庭列冕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末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唯所擾卑脚大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閑花鴨仰視吹轉急

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於鬼輩而相迫邪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卑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閨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荆十三娘

按劍俠傳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京西店老人

按劍俠傳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孤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

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馱已失遂反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聲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五代

潘辰

按南唐書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華席竹筍而已發筍觀二錫丸亦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疎然日始劍客也求學其術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鋒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辰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淘沙子

按茅亭客話僞蜀有隱迹於淘沙者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攜鐵鉞竹畚多於寺觀閑靜處坐臥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門有大桐樹淘沙子休息樹陰下宇文頗留心至道見其人客質有異遂延於廳問其藝業云某攻詩嗜酒言論非俗因飲

之數爵與約再會浹淘沙子乃到其門將破帽等寄與門僕令報主人其僕忿然厲聲罵之曰主人豈見此等貪兒耶宇文聞之遽出迎候愧謝曰翹望日久何來晚耶卽與飲且酣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數年前遇人教令嚙氣未得其驗廢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皆是初勤而中惰前功棄之矣遽辭而去翌日凌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裹一物云淘沙子寄與主人宇文開而觀之乃髻髮一顆莫測其由至日高門僕不來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却頭髻將去自茲無復影響休復見道書云刺客者得隱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屍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容改名姓謂之脫難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係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百十二卷目錄

刺客部藝文一

鉏麇見趙盾贊

論刺客

書刺客傳後

豫讓論

刺客部藝文二

詠荆軻

俠曲

詠史

詠荆軻

賦得荆軻

前題

結襪子

結客少年場

詠荆軻

古東門行

俠客行

遊俠曲

易水行

詠史

紅線詩

刺客部紀事

刺客部雜錄

刺客部外編

藝術典第八百十二卷

刺客部藝文一

鉏麇見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麇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

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論刺客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繁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書盜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啻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仇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於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於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晉仲因弗倍以市信一特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讎趙襄子乃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爲國家輕重常險一節死生以之如朱孔父仇牧之所爲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者亦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敗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縱廬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欺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苟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聞其出此何歟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爲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算而況不濟也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沉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最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不能無愧焉不然豈其報讎於諫而去之之後史失其傳耶否則國號二子之不若也讓之賢疑不止諸此

刺客部藝文二

魏阮瑀

燕丹養勇士荆軻爲上賓圖盡擢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俠曲

晉張華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棲運熊羆穴客與虎豹林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超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沒身心不慙勇氣加四方

詠史

左思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邁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如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詠荆軻

陶潛

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賦得荆軻

陳周弘直

荆卿欲報燕衛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

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前題

楊縉

函關使不逼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結襪子

唐李白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結客少年場

前人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鬣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轅白猿公珠袍曳錦帶七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徒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詠荆軻

柳宗元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七首荆卿趨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淚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固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超超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驅夷滅滅七族臺觀皆焚汚始期憂患畢卒動災禍樞秦王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微無且

古東門行

韓仲諒云此詩溫當時

前人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徹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胃中酒七首兇徒側耳潛慙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于西掩

秋真無辜羌胡殺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里絕脈斷骨那可補萬金寵贈不如土

俠客行

元稹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分海滅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遊俠曲

宋王觀

雪滿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讎怒須如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毒政刀袖中擲下朱亥惟冷笑邯鄲乳口兒

易水行

明李東陽

田光刎頭如拔毛于期血射秦雲高道傍灑淚沾白袍易水日落風悲號督亢圖窮見寶刀秦王繞殿嘖且逃力脫虎口爭秋毫荆卿倚柱笑不咷自就斧鑕甘腴膏報韓有客氣益豪十日大索徒爲勞荆卿荆卿嗟爾曹

詠史

王世懋

烈士輕七尺由來殉知己知己問爲誰灑陽嚴仲子白刃起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顧盼求賢豪乃在軹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相執捧觴意何長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七首入韓市鷹擊無完膚餘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還哉壯士規寧爲百金死仲也何所云所貴得茲士三歎令心哀九原不可起

紅線詩

五首

屠隆

結束戎裝劍陸離月華星彩共低垂嚴城秋冷銅焦
死魂斷三千外宅兒
龍文匕首髻烏蠻一霎遙空響珮環街鼓未休營卒
臥滿身風露魏城還
直拂銀河織女機天風颯颯泛霞衣手持北斗黃金
合千里關山度若飛
忽離瓊筵下玉階湘裙低覆蹋雲艤情知不是人間
別歌散香銷十二釵
金銀宮闕是儂家暫插驚釵拂鬢鴉一逐孤雲天外
去朱門空鎖碧桃花

刺客部紀事

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使聘之處女
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
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
是袁公即杖筵於竹枝上頤橋末墮地女即捷未
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
瑯嬛記主父既胡服夜恆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
自天而降主父拜之授主父以元女隱身之術後主
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

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
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
傍也

戰國策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斬尚謂楚王曰
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斬尚之仇
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
君不如使人微要斬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
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
要斬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攝兵而戰秦楚爭事魏
張旄果大重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辭不受
田駟謂杜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
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
死以爲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
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今天下大索十日
漢書張良傳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
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
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記梁孝王世家梁王西入朝謁貴太后燕見與景
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殿
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
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名袁盎諸大臣通
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

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
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
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
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
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
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
弟受國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
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
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
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
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
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
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
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
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
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曰梁郎某子來
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

漢書袁盎傳盎爲楚相病免家居景帝時使人問
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
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
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
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枳生所問占還
梁刺客後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後漢書來歙傳歙字君叔建武十一年歙與蓋延馬
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

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戒歛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夫投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杜林傳林字伯山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暮復欲令強起遂稱驚驚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齊取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囿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杜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崔琦傳琦爲郎梁冀請與交琦引古今成敗以戒之作外戚箴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諫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于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

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蜀志先主傳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刺客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晉書荀勗傳勗字公曾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

魏書司馬楚之傳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廆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咸屬叔父宣期兄貞之並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楚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於汝穎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嘆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王慧龍傳慧龍拜榮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等頻頓淮頰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顏純馬楚粗在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

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評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元伯僞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我也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齒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眞君元年拜使持節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賜曰吾羈旅南人思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賜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諡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象讚之呂元伯感全有之恩畱守墓側終身不去梁書鄭紹叔傳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補軍醫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幸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